

目 录 (16辑)

誉满南洋的精武老人曹尧辉先生·····	余觉安 (1)
山水画大师—李研山·····	纵横 (10)
清末邓景廷提督传略一 (江门城郊军事名人之三) ·····	陈沧海 (20)
历史悠久的侨刊—浮山月报·····	赵 俊赵顺之 (27)
江门市有关瑶族的历史事件·····	梁廷坤收集 (53)
越南的华人社会·····	谭振初 (62)
李少石烈士事迹年表·····	丝木辑 (66)
江门沦陷前抗日见闻·····	孔 湛 (69)
江门市图书馆三十年·····	黄国良 (74)
江门市戏院沿革概况·····	龙丰士 (79)
江门市历史上第一间铸造工场·····	金 鹿 (89)
抗战期间新会的宣传刊物·····	伦海滨 (90)
江门市幼儿教育的一些资料·····	黄竹如 (85)
近半世纪外海诗社活动情况·····	陈一峰 (86)
阳春著匪徐东海兴亡忆述·····	刘显玲 (99)
记西江乡师二三事·····	欧阳大振 (109)
作者来函补正·····	(114)

誉满南洋的“精武老人”曹堯辉先生

余觉安

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中，提起“精武”两字，差不多是家喻户晓，而在众多的精武会友中，提到曹堯辉这个名字，也是几乎人人皆知的。

曹堯辉先生是南马精武的元老之一。他对当地的精武事业作出了贡献，是受广大会友爱戴的“精武老人”（会中对精武事业有特殊贡献的长者专用尊称），他也是促进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先驱和有功之臣。

曹先生又名郁亮，祖籍广东新会县棠下。青年时期便告别家乡到吉隆坡，开始经营种植业，间亦经营商业。他生性勤劳俭朴，待人诚恳而热情，处事练达而谨慎，为人刻苦自励，由是事业日渐发达。曹先生素来热心公益，对当地社会上慈善福利事业和华人教育事业莫不全力以赴。当地社会人士都尊敬的称他“亮哥”。他虽远在海外，但情系故土，热爱祖国，曾积极地支持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而且与廖仲凯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也曾大力支援过中国的抗日战争。



曹先生重视体育事业，视中国武术不啻为第二生命。他认为中国武术是“强国强民、寿人寿世”的运动。而霍元甲创建的精武体育会正是这个最好的倡导者与组织者。他景仰霍公洗雪“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而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他敬佩霍公打破门户陋习熔“南拳北腿”于一炉的先进思

想。实际上，他与精武会的“神交”远在上海精武体育会总会“五特使”南访之前。不仅他思想上有此认识，而且付之于实际行动。那时年轻的曹先生身体羸弱，为了强身健体，他购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上海精武总会编绘的《谭腿十二路挂图》自学。“谭腿”是精武会规定的十套基本拳的第一套。他经一年的苦练，学到第七路，身体就壮实多了。此时，一九一九年，他的同乡暨老友黄强亚先生从上海到吉隆坡的《益群报》社工作。他们异乡遇故知，更是亲热。黄强亚原是上海精武会员，曾随名教练赵连和老师学过十二路谭腿，于是便主动辅导曹先生与梁隆福、陈泰阶等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学习谭腿，并常向他谈及上海精武总会的种种。在此期间，曹、陈、梁三位也曾驰函上海精武总会索取会章等资料以及请求派人前去协助创建精武会。这时，国内除上海的总会和三个分会外，广州和武汉等地也已成立了精武会，实力比较雄厚，各方面条件也比较成熟，已具有能协助外侨成立精武会的能力。刚好广州精武体育会干事长罗啸璈先生（广州《七十二行商报》董事长）有事南访，于是上海总会便委託他代为了解。罗啸璈到吉隆坡时，当地广肇会馆举行盛大欢迎会，罗先生讲话中也向大家介绍了霍元甲的事迹。上海精武组织情况和“精武精神”（即“精武三德”与“精武十式”）。听者反应强烈。会后曹先生又与罗啸璈详谈，言话恳切，还操练十二路谭腿，请罗指教。罗深受感动，表示回国后向上海总会汇报并力争派员协助曹先生等人筹建精武会。

翌年，上海精武总会选派罗啸璈、黎慧僧（惠生）、陈公哲、陈土超（女，公哲之妹）和叶书田五人为“五特使”，

携带精武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精武本纪》二十厚册，精武纪录影片五千英尺南下访问南洋诸岛。他们足迹遍及西贡、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巴达维亚（即今椰加达）和泗水等各大中城市。他们每到一地，或演讲宣传精武精神，或登台表演精武拳术，并放映精武纪录电影，都受到广大侨胞的热烈欢迎。真是万人空巷，盛况空前。特别是“五特伎”为赈济华北水灾灾民而在新加坡举行“义演”，更给新马侨胞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巨大的影响。在归程中，“五特伎”之一的叶书田老师便被挽留在新加坡教拳。地点就在苏丹街曹先生任职的“生财号”后院。最初跟随叶老师学拳的除了曹、梁（这三位元老，后来称为“精武三杰”，年逾八旬的陈老而今尚健在）外，还有邓景尧、何国光、张汝阡、何康玲等；其中更有两位女士，何好仙和严少荷。这在当时还处在封建意识浓重、空气闭塞的南洋华人社会里是极为难得的，但是可以从中看到“精武”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了。到一九二一年，经曹、陈、梁等位的不懈努力，在侨贤谢少铭、梁顺玲、张郁才、辛百卉和陆运怀的支持下，特别是经张郁才与陆运怀多方奔走，获得政府批准，九月间雪兰莪精武体育会正式成立。屈指算来，至今已有六十七年的悠久历史了。雪兰莪精武会创立以后，在曹尧辉、陈泰阶、梁隆福等先生的努力推动下，会务迅速发展。除积极发扬武术外，按照德、智、体三达德并重的原则，并致力提倡健康文化艺术及体育活动。……此外尚有服务团之设立。对于社会公益为筹募义款，赈济灾民，捐助慈善机关皆尽力以起，同时也训练武术指导。由于精武体育会不涉及党派政治活动，并有严明的会规，会员严守纪律，深得社会好评与支持，会员人数逐渐增

加，声势日渐壮大。”（杨柏忠：《雪兰莪精武体育会史略》）目前，雪会不仅是吉隆坡的一个有影响的社团，也是全马闻名的举足轻重的大社团。

曹先生在雪会孕育时期便是一个积极份子。雪会正式成立后便担任首届“财政”，此后历任理事长、副会长以至会长等要职，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因年事已高而宣告“离休”。他为海外精武事业辛勤服务几达半个世纪！在这漫长四十多年的悠悠岁月中，他始终为一，团结各位理事与广大会员，和衷共济，同心同德；他本人对会中之事，事无巨细，无不参予，任劳任怨，日夜操劳；不以为苦，反引以为乐。其精神是非常感人的。他的言传身教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楷模。

随着雪兰莪精武体育会、雪兰莪女子精武体育会和新加坡精武体育会于同年先后成立，马来亚的其他大中型城市为檳榔嶼、怡保、太平、马六甲、芙蓉、安顺、麻坡、……等等地方的侨胞也纷纷要求创建精武会。这样，对精武情况比较了解的黄强亚便经常奔走于南北马各地，上海精武总会也陆续选派人员前去协助。太平洋战争之前，全马有精武会达二三十个之多，盛极一时。后来据黄强亚先生与笔者读到他在协助各地侨胞创建精武时，曾得到曹先生精神上和物质上很大的支持。所以在友会的会史中也多有提到曹先生的名字以表彰他的功绩。而黄强亚先生也因此获得了“精武教师”的美称（另一位“精武教师”为罗啸璈。他们便是精武史中的“精武两教师”。）

五十年代中，星马精武体育会总会成立，曹尧辉先生任会长长达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间总会不仅团结各友会，加强

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推进精武事业的发展；更大力发动各友会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材，加强培养，使武术师资后继有人；还举办过多次跨越新马地区的武术交流活动，与各流派拳术界切磋技艺，提高自己也扩大了精武在海外的影响。曹先生荣休之日，雪会特地举行盛会，各友会派代表参加，并联合赠以金盾一座以表其功。

回想当年叶书田老师初留吉隆坡教拳，仅十多个青年在“生财号”后院操演；雪会初创，会董梁顺玲便拨出其树胶园一隅辟为操场；后因路途遥远往来不便而借闹市区诺街169—171号作为会所，稍具规模。而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马来西陷落，雪会被侵略者摧毁殆尽。战后复会，曹先生与同人们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始得复生而日趋兴旺。于一九五〇年在茨厂山（现名精武山）上兴工动土自建万人规模的大会所。经三年的努力，一座设备完善而先进的富丽堂皇的体育馆巍峨地矗立在茨厂山上。它与檳城男、女友会，怡保友会，芙蓉友会，等各自建立的新会舍遥相呼应。它们象征着海外精武事业生根、发芽、开花而结出了累累硕果；它们凝聚着像曹先生那样的老一辈的心血与汗水；它们也铭刻着像曹先生那样的老一辈的丰功伟迹。



曹尧辉先生不仅热心提倡和大力发体育事业，而且他高瞻远瞩地对教育事业极为重视。他不仅长时期地担任过当地柏屏、尊孔、坤成等学校的董事部要职，而且在一九二八年，雪会还本着“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精神创办了“精武学校”，该校也兼办过“华文补习班”供英校学生免费于下午攻读华文。对家境困难的子弟则给予减免费。惠及莘莘

学子，造就不少人材。曹光生在荣休前还亲任董事长多年，给学校与学子极大的关怀。



曹尧辉先生的一家可就是精武的一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郁登与郁锐也都是精武会的早期会员，中期的理事。曹郁登还兼任武术部教练之职。曹郁锐则是该会篮球队主力（后退为该会“老残队”队员）。雪会篮球队当时为马来亚篮坛上劲旅。曹先生的五个儿子润楠、泽楠、汝楠、澍楠和泳楠，三个女儿灼培、灼芸和灼蓉，个个都是刀枪拳棒十分了得的好手。而且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贯中西，学有专长。润楠为当地《中国报》社司库（现已退休），还有四个都曾留学澳大利亚成为有名的兽医、牙医、树胶研究院胶园咨询部指导官和矿务测量顾问。真是一门俊秀，兰桂腾芳！

五十年代初，笔者在雪会任“座办”之职，有机会追随曹先生左右，聆听曹先生的教诲，得益非浅。那时他在当地社会上身兼二十多个要职（注），而雪会本身又正在茨厂山上筹建新会所，真是事务纷繁，头绪万千。可是他每天晨昏必到会练拳从未间断。这无声的教诲对会员们的鼓舞是很大的。他原精于少林拳，此时已转而专练太极拳。自从一九二九年原上海精武总会主干卢煊昌偕佛山精武会主任李佩弦南下，首次将太极拳带到了马来亚，并且在雪会扎下了根。当时很多会员对太极拳强身自卫、祛病延年的功能认识不是，认为它动作缓慢、柔和乏力，所以学习者不多；而曹先生却独具慧眼，坚持学习，乐此不倦。此后上海精武总会又派唐文伍和姚电侠两师南下，他们是青年好手，仅不对谭腿、鹰

爪、螳螂艺精技娴，更精于太极。在他们的指引导下，学者始渐增加。而曹先生身体力行，坚持不懈，深得其益，也是会员们学习的榜样。从此雪会便大力提倡和推广太极拳在他任职期间，雪会曾先后重金礼聘各派太极名手到会执教，如林伯炎、董英杰、聂智飞，黄性贤、吴宝祥、叶秀挺、郑曼青、陈至诚等等。现在，太极拳风兼东南亚各地，这写曹先生和雪会早年的大力倡导不无关系的。（有些精武会员还被聘去欧洲各国传授太极拳的。）



曹先生那时已拥有相当产业，也有一定的地位的社会名流，但他还是和以往一样俭朴。平时穿的是自府绸衬衫和白亚麻布西裤，逢到节日到有重大会议才穿上装。当时大多数理事都已坐上了流线型的新颖轿车，而他的却还是三十年代叶浅予先生笔下的王先生驾驶的老爷敞篷车。当我初到吉隆坡的那天，他亲自驾车到火车站来接，这时我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雪会理事长曹尧辉先生！他平时待人接物，平易近人，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一视同仁。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客”精武晚辈，多方关照，随时指点，亲为子侄



曹尧辉先生于一九六六年应邀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北京时曾和何香凝老人叙旧。来上海后，要笔者陪他去访问上海精武总会，并与当时的总干事黄维庆先生畅谈。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鱼雁往来，神交已久；同道，同乡又是同龄人，真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曹先生谈到此行观感，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表示日后有机会组织新马各友会

代表一起来访问“母会”。殷殷情深！

谁也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大陆“文革”结束后，我去信吉隆坡问候他老人家。接到的却是其哲嗣润楠兄的复信和一份曹先生出殡新闻的复印件，才得知他已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病逝。享寿积闰八十有二。哲人先逝，岂不痛哉！

近年来常接到海外精武友会寄来的他们的纪念物刊。面对这一本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我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吉隆坡谐街上的老会所和茨厂山上的新会所，以及众多的老前辈们。由于他们长时期孜孜不倦的努力，使霍元甲所的精武事业在海外日益发扬光大，使中国的武术一步步地走向世界五大洲。

下附曹元辉先生的文诗，是精武会宗者的阐述：

精武真精神

精武体育会，顾名思义，人均知其为提倡体育之机关也。提倡体育，因为精武规定之宗旨。然此是其形式耳，而其最大目的，在乎发扬精武之真精神。良以徒具形式而无真精神，是犹人身只具五官四肢而已，曷足为精武道！然则精武之真精神何在？尧不敏，敢应之曰：在乎智仁勇。

健全精武，寓于健全之躯体，吾人置身精武，既能使身体健强，尤应从事智仁勇之修养，以完成人生伟大之事业，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

智以明辨。明辨则所学得其所用，国族利焉。不然，虽有周公之才艺倘用于叛国乱民，则适足以济其奸；或楚材晋用，为虎作伥。是国族之罪人也。精武何取焉！

仁以克己。克己为儒者所服膺；亦即佛教平等耶苏教博爱之谓也。精武会员，一视同仁，不分阶级，其人如属为善，虽鄙夫亲若兄弟；其人行检攸亏，虽契友不稍宽假。故曰：仁者能爱人，能恶人。

勇以任事。精武同志善与人同。以觉后为己任，只知有义务，不知有权利。且不以技击炫人，不以武力凌人。故凡事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所谓天下之大勇者。

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不忧、不惧，斯精武之精神也！际此世界多故，中原板荡，强权与公理，既难作一面之推动。则体育与精神，应作双方之并进。愿与吾精武同志、互相勉焉。

怀南中精武创办之功首黄强亚学兄

其一

衔命南来四十秋
苦心孤诣任怨尤
功成次第沿星马
赢得会徽遍六洲

其二

劫后余生志益坚
复兴重任慰前贤
森州毕竟多新血
共济和衷庆乐天

其三

充血云亡可奈何

剧怜善后费商磋
廉洁一生从不苟
精武元勋属我哥

（注：据资料记载，曹尧辉先生生前担任过董事、董事长、会长等要担的社团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华人接生院，同善医院，积善堂，英皇乔治五世老人院，邓普勒夫人肺癆院，双溪葫芦麻疯院，防癆协会，福利院，沙登老人院，广东会馆，融融善后会，广肇会馆，师爷宫，广东义山，冈州会馆，千佛禅寺等等。）

山水画大师——李研山

纵 横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广州，在南中国的中国画画坛上，出现一位很有成就，很有代表性，以及有重要地位的著名画家，他就是新会荷塘人——李研山。

李研山是一位很典型的中国画画家。他具备传统的对一个标准的中国画家所要求的所有条件：学问渊博，品格清高，绘画、书法、诗作“三绝”俱全。作为一个画家本身的风度，诸如艺术修养，思想作风，生活情趣等等，也深具所有古今书画家共有的特性，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专家们普遍认为他是全国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少数最有成绩和贡献的画家之一。晚年时期，在中国南方，在省、

港、澳及海外已普遍被讚誉为“中国山水画大师”。

李研山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美术的学者，以优异的绘画、书法、诗词以及精辟的美术评论知名于世。同时，他有一段较长的期间担任广州市立美术专门学校长的职位，所以，他也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对治学和作画的态度极为严肃和认真，对传统的中国美术的学习，研究和创作非常勤奋和用功，数十年来，不论遇到怎样的处境都从未间断，因此，深受当代书画界及世人的尊崇。

李研山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农历十月初七日。祖籍新会县荷塘乡簪湾村。本名耀辰，字居端，号研山，兄弟姐妹共十人，他排行第二。祖父李士龙，在清末时薄有功名，父亲李载枰，也是读书人，颇爱书画。算得上是一个书香世代之家，他的童年是在水网纵横风景如画的故乡中渡过的。小时进入旧式的私塾就读，接受的是启蒙式的和基础的古典的文学诗书教育。童年时期表现出智慧聪明过人，小小年纪即开始表露出他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和天才。据说他七岁便能吟哦，且写得一手好字，继而对绘画也发生了兴趣，开始提起笔来描绘故乡中的井亭树木，很早便在文学艺术上踏上了他的第一步。

少年时代，正是清帝国的末期，科举制度已经废弃，新式的学堂已经设立起来。他读完旧制的初级学业，便离开了故乡到广州市去接受中等教育，就读于省城当时最著名的广府中学。当时在广府中学担任美术课的教师是著名画家，号称抱残居士的潘至中先生。由于李研山在绘画功课中有突出的成绩，受到潘先生的重视，因此，除了学校的正常功课之外，他还特别得到潘至中先生吸收为入室弟子。在课余时间

期他获准到潘先生的私人画室，接受正式的，有系统的，最基础的绘画训练。由此，促使他在人生历程中，日后步入画坛，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李研山学习绘画，那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潘老师早就预料到他必将成为有成就之才，所以对他也不惜精力去指点。据潘至中画师的哲嗣潘业等人忆述说：那个时候对李研山的绘画训练主要是临摹前人佳作和写生，他是一个最用功的学生，记得他曾经花了一个多月的时期去细心临摹关同的一个巨卷，要知道一个少年能有这样苦学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关于他这一段的学习绘画生活，同辈的画家顾澹明先生曾在一篇文章忆述说：“研山初师事岭南老画家潘至中君，至中授徒逾数百人，而有研山之天才者，称为毕生仅见，故至中赏许为必有出蓝之成就。”

李研山的绘画老师潘至中先生，是民国初年在广州的中国美术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二十年代初期，广州的艺术空气浓厚。一九二三年潘先生组织了一个“葵亥合作画社”包括广东的著名画家赴浩公、黄君璧、姚粟若等人，后来改组为国画研究会。另外还有革命派画家高剑文、高奇峰、陈树人等组织了“岭南画院”。西洋画家冯钢百等也组织一个画社名曰“赤社”。这时各个组织都积极开展活动，经常集会，研讨绘艺、举办展览、出版画册、设立画室等，盛极一时。李研山当时得到师父潘至中先生当作自己的高徒，引导他进入绘画艺术家的圈子里，这一点对于李研山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出色的中国画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李研山在广州府中学毕业后，便北上北京，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这时候正值“五四”学生运动发生的时候。后来

他曾经向人忆述及当时学生游行的盛况，他也参加了其中的行列。李研山虽然学的是法律，但由于他具有绘画的深厚功底，所以在课余时间，他从未间断地，也从不放弃一切机会来练习绘画，和深入研讨美术原理，在学校里时常有使他能够发挥才能的机会，如学校的艺术装置，游艺演出的巨幅布景都由他亲手来制作，深得同学的钦佩。当时的北京，是中国历代文物荟萃的地方，名胜古迹无与伦比，风景秀丽更是名播遐迩他吸收了古都的钟灵秀气，宜于画幅之中。而且还有机会遍览景毕所珍藏的历代名家真迹，及利用一切机会拜访和结识了很多书画家和藏家，开阔眼界和增加了见识，据一位老画家忆述，李研山当时感兴趣的不独是中国画，甚至更多时间放在西洋画的学习和研究上，在素描、水彩画和油画上也下过不少功夫。他对西欧印象派大师梵高和塞尚的画也十分感兴趣，并曾悉心研究。据篆刻书法家冯康侯先生证实，当年在北京读书，他和研山曾一起追随徐悲鸿大师研习西洋画。他绘过很多出色的人像素描，因此，日后他在成名的中国山水画中更显出他具有西洋画及素描的扎实功底。

李研山大学毕业之后，从北京回到了广州。首先，他跟随了一个长辈的亲戚到开平县政府当一名教育科长。很快觉得这件差事不是味儿，便辞职回到广州去了。在广州时，因为他曾经是潘至中的弟子，自然也就参加到国画研究会中去，并积极地参加了广州画坛的种种日常活动。由于他的诗、书、绘作品出类拔萃，获得许多喜爱书画的政要陈协之、林直勉、胡毅生等人的赏识、从而被吸收到高层人物所组织的俱乐部——颐园。在那里他有机缘和当时的权贵及诗人墨客们经

常共聚一堂，吟咏饮宴、品评书画，他曾经作过一卷“颍园雅集图长卷”深为同客们所赞赏，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交活动，加上自己的学历和才艺，从此获得进身之阶。他先后得到政要的提拔任用在汕头法院、广州法院，当过书记官、推事官直至庭长之职，他当起法官之后，人称他正直清廉，在审理案件时，或接触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总喜欢拿起笔来作人象速写或不停在练习书法，一时引为美谈。他对书画十分认真，对“做官”的态度却不严肃，甚至视之为游戏。在书画上成就愈大，思想上就愈和做官有距离，既不打算从中发财，也没有平步青云的大志，心中便兴起了这个“青天大老爷”不当也罢了之念，结果因时局变迁的关系，他便“罢官”回去当平民，几个月后又变得一贫如洗了。

公元一九三一年，李研山年方三十四岁，他当时虽然还不是一位专业的美术家，但他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和卓越的名气，被聘任为广州市市立美术专门学校校长。这个职位是他整个人生道路的转折点，由此而完全巩固了将一生献身于艺术的思想志愿。李研山对市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通过这间学校，团结了“国画研究会”优秀的中国书画家和“赤社”的西洋画画家，集中他们到学校里任教。著名的广东中西画家们如赴浩公、黄君璧、卢子枢、李凤公、卢振寰、张谷雏、邓芬、罗良齐、关良、谭华牧、冯钢百、吴子复等人都先后在校中担任教授。在校址的扩充，教具的购置，教材的编审等等方面都使市美面目一新。他们教育方针是尽量要求严格的基础训练，有了认真巩固的技法和理论修养之后，才要求自由发展去独创风格，对中西画派都要求无所偏重地平衡发展他不反对这种或那种画派，也不加干涉师生们的思想

倾向。他和学生的关系搞得很好，直至二三十年后，和许多学生仍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以避世归隐的心情来到了香港。起初他和画家李凤公合作设立一个画室，名曰“凤研楼”，位于壮士顿道的一层楼房里。可是景况不佳，不到半年，就面临着“断炊之境”！后来他离开了凤研楼，到“协兴俱乐部”去任职，在那里只能依附着以“书画消闲”的有钱的“风雅人士”的照顾下生活。

寄人篱下的生活到底不是滋味，结果他还是回到家中。小小的住处又是书房又是画室也是客厅，一家五口挤在一起过着清苦的日子，他病倒了，为了医病，迫得要东挪西借，以至靠典当渡日。生活困窘到这个地步，都没有引起他感愧的不安，他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他仍旧钻研绘画知识，争取时间到一切可以作画的地方去作画。他走上专业画家道路上的第一个四年，就是在香港的落难之中度过的，表明他从艺之志是如此坚贞，经得起艰苦的考验。清楚地向世人表明他想的只是当一个真正的画家，别无他求。

一九四二年日军占领香港，在十八天的香港攻防战中，他饱受虚惊。幸亏在春节前两天他逃出虎口。抵达澳门他得到一些亲友照顾和当地一些要人的重视，给他安置一个很舒适的绘画环境，使他精神为之一振，从而积极挥毫，绘下了许多难能不可多得的画幅。他这时的处境虽比在香港的时候好得多，但整个澳门环境日益险恶，他觉得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也非久计。一九四三年他便离开澳门到了湛江，他在当地阔人陈翰华的照料下，以学长之尊把他安置下来，在大战

结束前数月他曾到茂名县小住，在那里他得到一些在当地任要职的学生们的热情招待。就这样度过了八年抗战的最后二年。这八年他的经历虽说平淡，但以秃笔走天涯日子，他却得到许多难忘的感受，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李研山怀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那样欣悦的心情首先回到那许久许久没有回过的故乡，新会县荷塘乡，拜见多年隔别的父老兄弟和家园难忘的一草一木，引起了多少情思。就在故乡暂住短短的日子里，他作了一幅《江山无恙图长卷》。这是他成名之后唯一在故乡所作的一幅值得永远怀念的画卷。不久，他离别了故乡又回到广州去，他和画家吴子复在一起，住在一个叫做黄图画廊的阁楼上，这个地方是当时广州的一个小小的文化艺术中心。在那里他尽情挥洒毫墨，倾吐心中对祖国伟大河山壮丽景色的热爱，作品多半是雄浑苍劲，气势磅礴的巨幅山水。也可以说是对一场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内心的爱国主义情绪的一种升华。

在广州，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艺术活动频繁，巩固了他作为广东画人的导师和组织者的地位，很多晚辈的学生追随着他。此时一位很富有的朋友借给他一座十分漂亮的洋房作为居住，条件非常舒服，更促使他的艺术生活蓬勃发展，也可以说这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丰收季节、在这期间，李研山购得两支汉代的铁笛，而将画室号曰“双铁笛楼”。此后在书画中他最喜爱用“双铁笛楼”作为斋号，他有一位高徒陈汀兰，日久追随着他，成为他生活和工作中得力的助手，为他处理书画展览事务，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广州市政当局曾与他洽